

# 清初文人方象瑛记体文述论

王 成

(黑龙江大学文学院,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)

[摘 要] 清初文人方象瑛以“记”名篇的散文,类型丰富,主要有台阁名胜记、山水游记、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等。方象瑛的记体文特点鲜明,文脉贯通,韵致高雅,在叙述、描写中融入了作者强烈的历史意识与人世沧桑之感,极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。

[关键词] 方象瑛;记体文;类型;特点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6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1-6973(2017)06-0064-05

记体文在广义上说,包括一切记事记物之文,“记者,以备不忘也”<sup>[1]</sup>。从内容来看,有的记人,有的记事,有的记物,还有的记山水风景,内涵丰富。从叙述方式上看,或重叙述,或重议论,或重描写,或重抒情,不一而足。记体文在唐宋时期,出现了韩愈《新修滕王阁记》、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、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等传诵不衰的作品。到了清代,记体文的文学性、艺术性得到进一步提升,名家名作辈出,方象瑛就是众多创作记体文且取得较高成就的文人之一。方象瑛(1632—1702),字渭仁,号霞庄。浙江遂安(今浙江淳安)人,有《健松斋集》传世。方象瑛以“记”名篇的散文共有36篇,类型多样,特点鲜明。迄今为止,尚未有学者论及于此,本文将作初步探讨,以就教于方家。

## 一、方象瑛记体文的类型

根据记体文的内涵、特点,以及方象瑛记体文创作的实际情况,我们把方象瑛的记体文分为台阁名胜记、山水游记、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等类型,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、论述,以见方象瑛记体文的文学成就。

方象瑛记体文的类型之一是台阁名胜记。“古人在修筑亭台、楼观,以及观览某处名胜古迹时,常常撰写记文,以记叙建造修葺的过程、历史的沿革,

以及作者伤今悼古的感慨等等。”<sup>[2]</sup>亭台楼阁建成之时,请名家作文描绘楼台亭阁的美丽景观、记叙修建始末成为惯例。这样做不仅仅是为纪念,也是为亭台扬名气、造声势,扩大影响。滕子京邀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时曾言:“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,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,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,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。”(《求记书》)方象瑛在清初属社会名流,其亭台阁记文也多是受人所托之作,如《重修六星亭潮音阁记》、《重建方氏宗祠记》、《神游阁记》、《重修树声楼记》、《世仪堂记》、《卓氏传经堂记》等。

六星亭潮音阁修建于明代万历年间,经年累月而坍塌。康熙十年辛亥(1671)夏,天大旱,蝗虫滋生,邑人向郡侯梁公陈述,梁公“择所议便民者举行,其不便者勒石永禁,蠹恶辈则惩飭之,使修六星亭潮音阁以自赎”<sup>[3]</sup>。修成之后,邑人请方象瑛记其事。方象瑛认为重修此亭阁有四善:“旺气所钟,萃之使灵,一也;散法必刑,山川勿改,二也;民就佣作,以全其生,三也;凭高远眺,睨然神爽,四也。”<sup>[3]</sup>文末盛赞了梁公的功绩:“登斯台也,观山川之秀蔚,睹田野之丰融,人文辐辏于方来,妇子恬熙于永日,一草一木,皆以为公之德泽存焉。”<sup>[3]</sup>《神游阁记》是应姚淳焘之请而作。文章名为写阁,实为记事记人,着重交代了姚淳焘父亲的一些生平事迹,

[收稿日期] 2017-03-20

[基金项目]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代诗人别集丛刊”(项目编号:14ZDB076)。

[作者简介] 王成(1980—),男,吉林省松原市人,文学博士。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研究方向:明清文学研究,中韩古代文学比较研究。

如平反冤案错案,“江南狱讼素繁,至是有仇讐者,率诬入叛案,公平反最多”<sup>[4]</sup>;营救妇女,“镇江妇女被掠千七百余人,亲诣江干释遣之”<sup>[4]</sup>;为人正直,“金坛绅某憾诸生十人,欲挤之死。公察其无验,不肯坐,遂为蜚语构公,会有告密者,遣官江南会鞠,御史则奏公失出,而所遣官又适主大帅家,引隙附会而公死矣”。<sup>[4]</sup>

方象瑛记体文的类型之二是山水游记。山水游记“是一种模山范水、专门记游的文章”<sup>[5]370</sup>,也是历代文人喜欢创作的文体之一。既可以描摹自然山水的奇美景观,也可以抒发作者历时的切身感受,亦可以发表议论、阐释人生哲理等。方象瑛的山水游记主要有《河渚探梅记》、《游鸳鸯湖记》、《游杜工部草堂记》、《登白帝城记》等篇。

方象瑛游记散文细致勾画景物及游踪方位,描摹景致雅趣横生。如《游杜工部草堂记》,作者对景物方位交代得十分清楚。成都南门外二里为青羊宫,离青羊宫不远为草堂寺(即古浣花溪寺),寺右为杜工部草堂。草堂前部有三根柱子,以及杜甫石刻像,另有一断碑像卧于草丛中。东可以望见武侯祠庙,西可以远眺雪山,远峰秀叠,清流萦回,极山水之胜。再如《登白帝城记》,对景物方位的勾勒亦井然分明。白帝城在夔州东十三里,为公孙述所筑,刘备托孤受遗处。城的西面即瞿唐北崖,滟滪在其下。拾级而登,为先主庙。城东接白盐山,白盐山西南为瞿唐南崖。南崖东连赤甲山,山有废城旧址,相传也是公孙述所筑。城北下面都是平畴渚田,清流一线,萦绕如带。《游鸳鸯湖记》以游踪的位置变化,叙述了作者与新安胡生、平湖马生同游鸳鸯湖的情景、感受等,雅趣横生。作者在游鸳鸯湖时,描绘了一幅鹤斗图:“园蓄三鹤:一鹤出竹间,亭亭独立;二鹤斗于池,颈翼纠结,强者负力,弱者血流被毛羽,几不能支。马生提竿逐之,始解,犹耿耿怒未已。”<sup>[6]</sup>园中两鹤争斗,结果是强壮者凭借力量,把体弱力怯者厮咬得“血流被毛羽,几不能支”<sup>[6]</sup>。作者推鹤及人,“凡人倚盛强凌小弱,力屈气靡,非得豪侠有意之士达其枉而助其气,将摧挫不能自振。拊心扼腕,宁独鹤然哉”<sup>[6]</sup>。

方象瑛的游记贯穿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蕴,如《浣花溪记》引用传说、史书、文人游记等梳理、考辨了浣花溪的得名。旧传唐冀国夫人任氏未显达时居于潭上,有僧人堕入污渠中,任氏为其浣衣,莲花应手而出,人颇异之,因此呼其为“百花潭”。崔宁任西川节度使,纳任氏为妾。崔宁妻死后,任氏遂为继室,累封国夫人。任氏每年生日时,都会置酒

家中,泛舟高会,后成为定例。作者写到:“按《唐书》,大历中,崔宁入朝,留弟宽居守。杨子琳自泸州袭之。宽战力屈,宁妻任出家财,募兵得千人,自将以进。子琳引去。蜀赖以安。初不载其封冀国,亦不知为何许人。宋任正一《游浣花记》谓:‘夫人有功于蜀,人德之,于其生日即其祠祀焉。因相与娱乐,理或有之。百花之说,实出于附会。’杜甫诗云:‘百花潭北庄。’又云:‘百花潭水即沧浪’,其来旧矣。非由冀国得名也。”<sup>[7]</sup>方象瑛结合《唐书》、任正一《游浣花记》、杜甫的诗歌,认为浣花溪之名由来已久,并非因冀国夫人而得名。《浣花溪记》还插入了一段历史叙述:“明末叠经寇乱,民不聊生,张献忠之去蜀将入秦也,虑蜀人为变,夜驱成都民出南门,尽歼之。分遣四将军屠杀各州郡上功论赏,计男妇数百万人。已又召诸郡生儒技术僧道赴成都试职,及汰除新兵卫军悉杀之,又数十万人。于是焚城市,公私庐舍及米粟积聚无一存者。”<sup>[7]</sup>作者自葭萌入川北,起阆中东进夔巫,目之所见,“城郭倾废,官僦屋以居,异时通都大邑,茅茨十数家,其民多不过百十人,皆秦楚流寓,甚有七八十里无人烟者”<sup>[7]</sup>,这完全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实录。

方象瑛记体文的类型之三是书画杂物记。书画杂物类记以书画、器物、物品等为描写对象,主要是“记述该书画的内容,物件的形状,以及其形制或艺术特点,得之或失之的情况等”<sup>[5]378</sup>。方象瑛此类文章有《姜嫄母画主记》、《绕屋梅花图记》、《姜伯子画像记》、《丰乐图记》、《伯兄拔贡公画像记》等篇,他打破了传统书画杂物记的写作模式,对书画画面本身着墨不多,而以叙事见长。

明清之际,私人画像成一代之风气,画像上的题咏诗文也蔚为大观。《伯兄拔贡公画像记》是方象瑛为其兄方成琮画像作的记文,该文对画像的画面几乎没有任何介绍,而着重勾描了方象琮的生平事迹、性情为人等。由《伯兄拔贡公画像记》一文可知:方象琮,字玉宗,号蓉邨,晚更号臧斋。方逢年冢孙,方成都长子。少喜作文,与方象瑛齐名。当时文坛文风尚诡异,方象琮独推崇雅正,遭到同人讥笑。后来,文体一变,众人才佩服方象琮有定见。顺治十一年甲午(1654),拔贡,入国子监;次年,在廷试中取得第二名的成绩。顺治十七年庚子(1660)后,不再应举。闲暇时仿钟玉楷书,刻《沁园偶吟》,整练有法。性格平易近人,慷慨好义,为人排难解纷,终身不厌。

陆进(字苾思)生日时,请谢彬为自己画像,晖正叔又补画《绕屋梅花图》,一时名人题咏诗文多达

数册,“或曰:君非能老此中者也,才富力强,讵甘长寂寞乎。或曰:中庭杂树,多偏为梅,咨嗟盖自伤也。或曰:孤山之麓,遗迹存焉,意者别有所托,而姑于梅寓之乎?或曰:若和羹,用汝作盐梅,陆子将用世矣。或曰:君既欲老此中矣,即弹冠相庆,恐不可舍此而去也。不闻猿惊鹤怨乎?或又曰:吾读诸题咏矣,有招隐者,有劝驾者,要无以定之也”<sup>[8]</sup>,看法各异。陆进对方象瑛说:“吾殆将终老此中矣。”<sup>[8]</sup>方象瑛展图而观,所见“嗒然静者,陆子也。冷然艳者,梅也。萧然适者,书屋也”<sup>[8]</sup>,不禁喟然叹曰:“君真且老此中矣。”<sup>[8]</sup>方象瑛认为此图可作四类图观之,即栖逸图、经济图、归休图、画图:“下士玩物,达人乘时,疏影横斜,读书学道,是即君栖逸图也。若广平作赋,元微之文章映日,亦何妨于廊庙乎?则谓经济图可也。迨乎名成志就,投闲于绕屋三百树之下,是终老其中矣。谓君归休图亦可也。然此犹作画图观也。去湖墅十里许,曰:西溪,居人种梅为业,多至数百本,少亦十本,绿萼绛梅,红白相映,余尝游而乐之。君诚能结庐其间,谢尘纷则安澹泊,终老此中无难矣。贤者自有真乐,奚用画图为!”<sup>[8]</sup>方象瑛对于画图意蕴的解读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肯定:“群言纷纷,维子衷之。今而知画图之中非苕思,而苕思之所历乃真画图也。”<sup>[8]</sup>

方象瑛记体文的类型之四是人事杂记。人事杂记指“专以记人叙事为内容的文章”<sup>[5]384</sup>。方象瑛此类文章有《封长白山记》、《大龙山祷雨记》、《思古堂雅集记》等篇。康熙十六年丁巳(1677),朝廷以长白山为清朝的发祥要地,命内大臣觉罗武穆讷、一等侍卫兼亲随侍卫费雅什、一等侍卫塞护礼等前往封山。《封长白山记》清楚地交代了众人的行程时间、路线等:五月四日启行,十四日至盛京,二十三日至乌拉,向镇守将军宣读圣旨,召村庄猎户问路,然后两队人马分水路、陆路分别前行。“经温德亨河、防虎山、库勒讷林、奇尔萨河、温都河、布尔堪河、纳丹佛勒地方、辉发江、发河、穆敦林巴克坦河、纳尔琿河、敦敦山、扎伦果河,几数十处”<sup>[9]</sup>,抵达距长白山很近的额音。又经过一段艰苦跋涉,终于到达了长白山。作者的记事条理清晰,脉络分明,文章可读性较强。

康熙二十六年丁卯(1687),江右大旱,乐安处于万山之中,旱情最为严重。自五月至七月一直没有下雨,米价骤贵,人心惶惶,甚至有歃血相斗者。方象瑛的族侄方紫崖在乐安任职,非常忧愁,引罪自责,筹谋赈贷之法。有人说乐安邑南大龙山普化禅师院中的关壮缪庙神最灵,建议去那乞求神灵。

方紫崖闻之大喜,亲自前往祈祷,“晓起趣驾,行驰三十里,始曙,屏舆从,蹶短屦入山”<sup>[10]</sup>。沿途艰辛而凶险,“荆榛夹路,俯首侧身,不得上。时有腥风扑鼻,盖蛇虎出入径也。行十五里势益陡峭”<sup>[10]</sup>。方紫崖身体肥胖,加上天气酷热,挥汗如雨。经过一路跋涉,终于达到目的地。紫崖率官民祭祷,陈说民意,后面的叙述颇具小说笔法:“质明,紫崖诣神谢,始下山。黑云黯黯,自石罅起,行十数里,随马首不散,众益怪之。所过村落,空濛霖霖,城内外则烈日如故也。抵坛亟取水扬之,甫再拜,疾风起,坛中沙石俱飞,相顾各不见,云随风集,大雨如注,街巷水深数尺,一时士民欢呼泥淖中,声震林谷。自是凡十日,远近霑足,枯苗复生,卒称有年,莫不叹神之灵,而令君精诚相感召也。”<sup>[10]</sup>

## 二、方象瑛记体文的特点

方象瑛记体文的特点之一,不重在“物”的本身,而是以“人”、“理”为主,将强烈的主观意识融入其中,做到了“物为我用”而“不为物役”。梁思成说:“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,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,许多建筑便是我们文化的体现,艺术的大宗遗产。”<sup>[11]</sup>亭台楼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,而亭台楼阁的名字亦是文化的体现。如《怡亭记》、《舫影记》中“怡亭”、“舫影”之名,即为方象瑛所取,充满哲思,发人深省。

方象瑛的族兄新安方惟学,生子兆僕、兆杰、兆仪、兆位、兆任、兆佐、兆仁、兆信等。方惟学资助几个儿子以千金,让他们各食其力。长子兆僕招集众兄弟说:“千金细利也,不同心黽勉,旦夕尽矣。吾闻力分则易散,志合则易成。使各自为谋,异时分驰南北,度不能兼顾,且何以慰吾父母?”<sup>[12]</sup>兆僕命兆杰、兆仪经营吴楚,兆位总理家政,兆任因年幼就读私塾,“凡货贿敛散之宜,因时趋舍之道,与夫舟车险易,处人接物之方,人情之淳漓,风俗之良薄,若者家谨凜,若者宜节啬,一一耳提而面命之”<sup>[12]</sup>。几年过后,收入颇丰。兆僕又招集诸兄弟,筹划在村东南建亭,供往来行者休息。兆僕死后,诸弟念兄长往日教诲,遵其遗命于孔道建亭,以其意告方象瑛。方象瑛“取兄弟怡怡之义”,为亭取名“怡亭”,并发表了一番议论:“义利之于人,大矣。周于利者,不必明于义。笃于义者,又未必工于谋利。故事亲为仁,从兄为义,学士大夫犹难言之,况贸迁有无之末乎?”<sup>[12]</sup>作者感叹诸弟能克承兄志,施恩于人,因此记其事,期许“计自今,兄弟怡怡益相勉为敦睦修诗书,兴礼教,以训其子孙,知必有光大而显扬焉者”<sup>[12]</sup>。

《舫影记》与其说是亭阁记,不如说是一篇哲思小品文。新安胡氏在居所北侧购买了一座园子,古木修竹,流泉怪石。园子中间有堂三间,堂右侧有一小阁,“窗虚四面,冷然空中”<sup>[13]</sup>。方象瑛取名“舫影”。胡氏问命名缘故,方象瑛由一亭之名引发一番议论:“姑无论天地虚舟,古今幻影,试思翺此园者,谁乎?人翺之而君兄弟有之。汎汎乎舫也,则皆影也,其何从辨之。今夫稜然峙者,塿景也。翼然犬牙相错者,城堞影也。高下曲直,各随其宜,田畴影也。园之中竹影,桐影,荷影,亭榭影,瓜棚藤架影。梅影扶疏,松影盘曲,鹤影如人,鸟影如螟螣。星河倒映,殆池影乎?远山突兀,其石影乎?篆如烟,散如萤者,茶铛酒罇影乎?园之外,则云影,远村影,帆影,桥影,渔灯影。雨之影,宜雾,月之影宜秋,变幻明灭于远近间者,奚穷乎?故一阁耳,而远近之影赴之,远近之影至无尽矣。而阁受之赴之。受之者,舫也,皆影也,则皆舫之影也。舫无影而以名吾阁,阁有影而以为似乎?舫然欤?否欤?其又安从辨之。”<sup>[13]</sup>

方象瑛记体文的特点之二,有记有诗,多方面展示景致与感受。同一题材在散文、诗歌两种不同文体的表现上,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。如《滟滪堆记》:

《益州记》云:滟滪堆夏水涨没数十丈,其状如马,舟人不敢进,故曰“滟滪”,又曰“犹豫”,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,故犹豫也。《乐府》作“淫豫”:<sup>[14]</sup>“淫豫大如襍,瞿唐不可触”。世说:“滟滪如象,瞿唐莫上。滟滪如马,瞿唐莫下。”峡中人以此为水候。余自发夔州十里许,至瞿唐,时仲冬,水杀,两岸壁立千仞,滟滪当其口,江水分流左右。下堆高二十余丈,广亦十数丈,碎石凝积而成。不产树,水其礧礧离奇,与彭蠡之鞬山、江中之小孤略相类。顾如象如马,不得其似,心窃怪之。已缘小径登白帝城,谒先主祠庙。庙前石栏周绕,下瞰江流,正对滟滪。其形乃锐而长,西角首昂起,如兽蹲然,乃知方冬涸,落石尽出于水。夏水暴涨则堆皆没,微露其顶,故如象更如马耳。如象,石势犹巨,故不可上;如马,则水愈高,石愈小,并不可下矣。呜呼!其险如此。<sup>[14]</sup>

记文开篇关于滟滪堆名字的叙述,引经据典,引用了《益州记》、《乐府》等文献以及民间谚语。然后写了诗人目之所见,以及对滟滪堆“如象如马”之说的疑惑。诗人登上白帝城,拜谒刘备祠庙后,下瞰江流,才恍然大悟。秋冬水枯,它显露江心,好似

一头巨兽横截江流。秋冬之时,下水船可顺势而过;上水船则因水位太低,极易触礁,故云“滟滪大如象,瞿唐不可上”。夏季洪水爆发,一江怒水直奔滟滪堆,狂澜腾空而起,涡流千转百回,形成“滟滪回澜”的奇观,这时的滟滪堆已大部分浸入水下,行船下水,极易船沉人亡,故云“滟滪大如马,瞿唐不可下”。

方象瑛《滟滪堆》诗曰:“谁将一拳石,倒塞瞿唐口。危崖两岸分,江声出左右。如象或如马,水落势逾陡。谁云神鬼工,或有蛟龙守。缔造始何年,位置谅非偶。虚无根自然,不在天地后。”<sup>[15]</sup>诗歌首联开门见山,突出滟滪堆之大,非常形象。滟滪堆如一个大石头倒塞在瞿塘口,开篇奇警,令人叫绝。“危崖两岸分”两句,不但突出了四周环境之高之险,让人望而生畏,从侧面烘托了滟滪堆。“如象或如马”两句,化用民间谚语。民谣《滟滪歌》云:“滟滪大如象,瞿唐不可上。滟滪大如牛,瞿唐不可留。滟滪大如马,瞿唐不可下。滟滪大如襍,瞿唐不可触。滟滪大如龟,瞿唐不可窥。滟滪大如鳖,瞿唐行船绝”,形象地说明了滟滪堆在长江不同水位时的形态,也是古代船家航行的守则。这一联承上而来,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。“谁云神鬼工”四句,诗人自问自答,尤其“或有蛟龙守”一句,堪称妙笔,从侧面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。

《滟滪堆记》与《滟滪堆》诗主题相同,都是写滟滪堆,但描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,可以互为参阅,从而全面、深刻地了解滟滪堆之险。

方象瑛记体文的特点之三,具有记人存史的价值。康熙十三年甲寅(1674),方象瑛与亲家毛际可避乱,携家侨居钱塘,与毛先舒(字稚黄)、李式玉(字东琪)、徐汾(字武令)、诸匡鼎(字虎男)、陆进(字苾思)等西陵名士多次雅集。《思古堂雅集记》描写了聚会毛先舒书斋思古堂时的一次欢宴。次年四月七日,“毛子稚黄、李子东琪、徐武令、华征兄弟、诸子虎男、稚黄从子次濂,招集思古之堂”<sup>[16]</sup>。方象瑛与毛际可赴宴途中,偶遇陆进,于是结伴同往。诸匡鼎见到陆进,“即曰:‘向未折东乡,何得来?’苾思曰:‘吾非王潜冲,亦欲来败君辈意耳。’相与大笑。”<sup>[16]</sup>诸虎男见到陆进的戏谑之言以及陆进睿智的回答,凸显了文士的风雅。聚会之时,热闹非常,“肴械既陈,觥筹交错,啜莼羹,噉含桃”<sup>[16]</sup>,众人都是清初文坛的知名文人,“极论古今诗文之变,与夫山川名胜、人物臧否”<sup>[16]</sup>。深夜不期而至,众人欲去,毛先舒挽留,“洗醖更酌,绛蜡荧荧,与纤月相映”<sup>[16]</sup>。又有歌者演奏毛先舒自制曲《凤凰

台》，婉转动人。中间又穿插了徐汾的轶事，妙趣横生。毛际可也记录了此次雅集的盛况：“弟自移家西泠，未有大醉如前夕者，惊筵雄辨，主客忘形，兼以两生弦索清讴，一洗老伶排场旧习，耳为之明。至五兄所度新曲，感锦袜于马嵬，吊苏小之孤塚，柔声入破，淚若纓縢，复聆拟汉卿凤凰台作激楚悲凉，更令人唾壶欲缺。昔人易水酣歌，角征倏移，神情顿改。”<sup>[17]</sup>

《程只嬰画像记》俨然就是一篇程只嬰的人物传记，更是一幅方象瑛、程只嬰的交游图。翻阅现今比较权威的有关清人的文献资料，如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诗纪事初编》、《清诗纪事》等，均没有程只嬰生平事迹的记载。《程只嬰画像记》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，成为目前我们了解程只嬰最为详实的资料。“语石之役，同学二十人，皆年少负才，屈指三十年来，凋谢大半。先兄又于客秋奄逝，幸存者六人耳。只嬰年七十四，予犬马齿亦六十有一”<sup>[18]</sup>一段可推知，程只嬰生于明泰昌元年庚申（1620），二人均为顺治年间语石雅集的主要参与者。由“予与只嬰定交在癸巳冬，距今四十年”<sup>[18]</sup>一句可知，二人定交时间为顺治十年癸巳（1653）冬。程只嬰七十岁左右时，连得二子，可谓奇事，“只嬰潜修砥行，足不入城市，年逾六十尚乏嗣，七旬内外乃连举二子。嘻！奇矣”<sup>[18]</sup>。方、程二人交情莫逆，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十月，方象瑛与程只嬰于南昌相遇，倾述离乱聚散之情、互吐乡曲旧事，悲喜交加：“丁卯十月，予游豫章，便道由溪访之，只嬰惊喜，携壶榼临江席草而坐，叙乱离聚散之情，知交荣落存亡之感，歔歔太息；闻及乡曲旧事，则又鼓掌大笑，江边人聚观以为怪。倘好事者写为由溪访友图，亦一时佳话也。”<sup>[18]</sup>这些信息综合起来，让我们大致了解了程只嬰其人及与方象瑛的关系，史料价值突出。

### 三、结语

方象瑛文才出众，名闻于时，其记体文叙事周详，议论、说理精当，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取得了较高成就，在名家辈出、佳作纷呈的清初文坛占有一定地位。方象瑛的记体文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，构思巧妙、内涵丰富，深刻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历史意识与人文情怀。方象瑛的记体文往往标明写作时间、

人物活动情况等，涉及的人物、事件等是我们了解方象瑛的行迹、心态以及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。

## 〔参 考 文 献〕

- [1] 吴讷. 文章辨体序说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62: 42.
- [2] 褚斌杰.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(增订本)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7: 364.
- [3] 方象瑛. 重修六星亭潮音阁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4] 方象瑛. 神游阁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5] 褚斌杰.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(增订本)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6] 方象瑛. 游鸳鸯湖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7] 方象瑛. 浣花溪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七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8] 方象瑛. 《绕屋梅花图》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9] 方象瑛. 封长白山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0] 方象瑛. 大龙山祷雨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1] 梁思成. 中国建筑史[M].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: 2.
- [12] 方象瑛. 怡亭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3] 方象瑛. 舫影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4] 方象瑛. 滟潏堆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七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5] 方象瑛. 滟潏堆[M]//健松斋集: 卷二十一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6] 方象瑛. 思古堂雅集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六. 1928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.
- [17] 毛际可. 与稚黄兄书[M]//安序堂文钞: 卷二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.
- [18] 方象瑛. 程只嬰画像记[M]//健松斋集: 卷三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.

（责任编辑：程晓芝）

（下转第 111 页）